

中国 中篇小说 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LT0000225574W



I247.5

4332:1998:1

1998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中国作协创研部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编 选 说 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四种。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卷。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

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吴秉杰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张同吾、祁人两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1996年9月

目 录

上 册

搬家·····	常弼宇(1)
过程·····	方 方(52)
城市生活·····	李肇正(99)
吉庆里·····	殷慧芬(144)
大树还小·····	刘醒龙(198)
五先生·····	林 希(248)
温柔一刀·····	孙志保(308)
日光愈拉愈长·····	东 西(359)
龙岩坡·····	何立伟(400)

下 册

青藏手记·····	陈世旭(503)
天壤·····	关仁山(550)
欺骗·····	王 芑(606)
没有子弹·····	万 方(646)

变奏·····	祁 智(737)
杀入重围·····	宋 元(782)
老营盘·····	衣向东(877)
天津大雪·····	肖克凡(920)
牛·····	莫 言(958)

附录一: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追问·····	牛玉秋(1030)
------------------------	-----------

附录二:1998 年中国中篇小说参考选目·····	(1037)
---------------------------	--------

搬 家

常弼宇

—

一方水土一方人，分灶吃饭过日子。如果想一眼看透一个地方的日子，有人指点你说去看那儿的县委书记的脸相就行。

其实这种脸相也不准。河山地委开的县委书记会结束了，县委书记们从大楼里一拥而出。他们每一个的印堂都油光水亮，都在脸上凝聚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祥和瑞气。而在福相的背后，从他们分头上车开始，日子就有了区别。

扶川县的日本“巡洋舰”吉普车慢慢向地委大楼红色花岗岩台阶靠过去。车内，县委办主任黄敏用眼睛瞟着书记叶黎新对司机说：“好像还挺好哦？”

叶黎新上车一关车门就说：“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司机朝黄敏意味深长地一笑。叶黎新在急着往回赶的时候爱说这句话。

黄敏关切地问：“真的都签了字？！”

叶黎新头没有动眉毛动了动，肩膀一耸一耸地：“那还用说。

一个个签得飞快，好像个个都有雄才大略，身怀绝技。其实，都是回去再说。江山依旧，过去有的还有，过去没有的自己想办法。”

黄敏不甘心地问叶黎新：“为什么不摆摆条件换个变通？”

叶黎新这回转过身很动情地说：“县委书记是不许说‘不’的角色。从中央到地委，都能让我们立正说‘是！’”他缓了一口气，“县委书记最敢对谁说‘不’呢？”

黄敏觉得这一问题也是个难题。

司机见主任不语就轻松回答：“老婆。”

叶黎新有感触地说：“对了。唯有老婆，中国特色。”

叶黎新他们这些县委书记到地委开的会，空前绝后。既无一分世界银行的贷款，也不见一个项目。地委书记与他们签署了2000年实现全县人口脱贫的责任状，一句话把他们的后路断掉了：“责任状就是军令状。军中无戏言，2000年一到，脱贫验收不合格，什么也别说了，自己把官帽送到地委来！”

黄敏为书记鸣不平：“地委这回做得绝，太像……”

叶黎新：“像搞计划经济？”

黄敏说：“何止！太像‘文革’搞武斗，搞‘逼供信’嘛！”他望着叶黎新，“县委书记们都没个想法？”

叶黎新一笑，坦然地说：“地委书记说，给你们加压力了。县委书记们就说，理解万岁。”他叹了一口气，“理解万岁进入官场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有压力，不逼县委书记逼谁？”

黄敏摇头：“那不就等于在世纪末把县委书记搞掂了吗？”

叶黎新自信地摇头，以一种嘲讽的口气问黄敏：“搞掂县委书记？一个县有‘国军’数万，民众百万。怎么能说责任状一签县委书记就没戏了？”他双手抱肩作回忆状，嘴边浮出一缕微笑问黄敏，“记得一个过去很流行的句式吗？‘天下事难不

倒——’？”

黄敏想都没想就回答了“共产党员”四个字。

叶黎新摇头纠正：“县委书记！”

黄敏和司机笑了。这么一改，老话有了新感觉。

黄敏笑着指指“巡洋舰”的收录机。司机从上路一直低声放着音乐，这会儿正放着“祝你平安”。

这些年的扶贫是个热闹的舞台，扶贫工作队是长年不卸装。干部们从上到下，哪一年都得掏出一个月两个月工资捐给扶贫工程。久而久之，干部职工回顾自己一年的宏观调控，也有了自己的民谣：四十小时工作制，一月改为四十天。换成大白话，一年的工资，只有九、十个月的工资消费权。

叶黎新是县委书记，他何曾不明白！不久前，世界银行来了三男二女五位专家考察了扶川县贫困山区的饮水卫生状况，临行前提醒叶黎新说，那都是一些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而事实是，当初那些人家硬是进去了，而且还一代一代生息繁衍下来，他们和发达地区的人们一样面临二十一世纪。

远远地一座用不锈钢焊制的“县门”迎上来了，扶川的地界到了。

这一带是红水河谷盆地，是扶川的富庶之地。计划经济时代这里也不饿肚子，被称为扶川的粮仓。这里的人在夏收夏种时一天都不回家吃饭，家里人把饭送到田头，吃了就再干。当年，这一带的生产队长爱说这么一句话：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勤生富，富生勤，土地的真理早就埋在土里。现在，这里成片的是近几年远近有点名气的蔬菜基地，是县委抓的效益型农业模式。这一带在扶川县内习惯称为东部。

远远地，就见路边一老农提着一篮红彤彤的西红柿向汽车招手，而且这老农快站到公路中间了。

效益型蔬菜基地是扶川的创意，已搞了两年，给红水河谷的大片土地上的农民打了经济翻身仗，报纸上冠以“绿色走廊”。收获时节，外地的大卡车“呼隆隆”开到公路边，一篓一篓地往上装豆角、菜椒、西红柿，夜以继日蔚为壮观，连交警都派出警力巡逻维护交通。

叶黎新朝前一望，路上不断可以望见拦车兜售过剩西红柿的人们，大都是老人和女人。零星间窜着孩子，他们用美丽的西红柿干起仗来，一只只又红又圆皮质光亮的西红柿从小手掷出，落到柏油路上摔裂，小孩不知当家苦，乐此不疲。

叶黎新不再去看车外丰收的菜地。他在算另一本账：经济发达，除了成本投入与回报的计算外，劳动力价格的升值就是目标。只有农民的劳动值钱了，农村的“小康”才有基础，才实惠啊！扶川的东部可以说是真朝小康奔了。

想到这里，叶黎新的情绪有些兴奋，就讲了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到乡下去，回城时已经散圩了。路边还坐着个老农民守着一担红薯东张西望。他连价都没讲，就让老农把一担红薯装进吉普车的后厢。当他把几张纸递到那老头儿手里时，那老头儿很不甘心地对他笑笑说：“我给你的这么重这么多，你给我的这么轻这么少。”老头儿扬扬手里的几张钞票，忧伤地说了一句很有哲学意味的话，“我知道了：干部的口袋可以装下一个村庄。”

叶黎新很感慨地说：“我们整天想让东部的农民口袋再大些，更想让西部的农民真正有口袋。”

扶川的农民中流传着一句半古半今的民谣，形容这个县东部、西部的日子：贫富看吃饭，从东往西看；东部吃糯米，西部喝稀饭。

叶黎新他们脚下的地方是扶川的东部。而遥望朦胧的西部，那才是 2000 年决定他官帽还戴不戴的地方。

车子驶过红水河大桥后叶黎新对黄敏说：“一、通知下乡的常委回来。二、把材料准备好。三、请政府副县长列席。开常委会搞掂扶贫攻坚！”

二

黄敏在电话里说：“叶书记，军区作战部的参谋已经把沙盘安装调试完毕。你来试一下，就算剪彩吧！”

叶黎新和一个少校两个少尉握手时高兴地说：“我们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但是我们从没见过它的全貌。望远镜穿不透大山的阻隔，飞机航线又不从我们头上穿过。”整个扶川的山河大地，全都浓缩在这长十米宽四米的沙盘模型上了。

在少校的指点下叶黎新用食指按了操作板上一只红色的按钮，整个沙盘立刻灯光闪烁。

少校用一把伸缩式鱼竿指点沙盘，让叶黎新看扶川的全貌并告诉他那些最重要的标志。东部他很快就看懂了，还补充了一些轶闻趣事与少校调侃。少校就将鱼杆指向西部。

少校以军人的冷峻指点着那片像天狗啃过老鼠食剩的旧馍一样的大片山地：“这里是九万九千九百余座高山构成的地貌，形成了九千九百九十多个山崾，九十九万小块零散旱地从山脚到山腰不规则分布……”少校说沙盘是严格按照合同以作战标准制作完成的，保证质量。

叶黎新指着沙盘上的西部说：“缩得这么小了还对不起人，谁的屁股能在上面坐十分钟?!”

少校大笑。他说搞了二十多年作战沙盘，这样幽默的评价还第一次听到。

叶黎新让黄敏找县长和少校、少尉共叙鱼水情，他留下来坐

在沙盘西部的旁边，用手触摸着狗牙朝天般的山峰，心中诅咒前任。

十年前比邻的地区新成立一个民族自治县。上面做规划时，以民族聚居区域划线，要把西部大半以上划给新建的民族自治县。扶川的邻县平桂也有这样一片山地，借这个机会全都划出去了。当时叶黎新是县委副书记，他在县委、政府的联席会议上提出要像平桂那样，也把西部尽量划出去。当时的县委书记不仅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还组织五大班子重温了中国历史上丧权侮国的割地史，把叶黎新搞得像卖国贼一样灰溜溜的。那一年新建的民族自治县从扶川西部划出去，只是按民族聚居点不容商量的一小片。事后扶川县几大班子内洋溢着守土有成的喜悦，而邻县平桂的几大班子内口头上挂着的却是老百姓为他们总结的民谣：合算不合算，从低往高看；平原留自己，高山作奉献。可见，观念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

扶川县那一届班子众志成城护卫坚守成功的，恰恰是三县接壤的“四无地带”：境内没有一亩水田，没有一条地表河流，没有一片成林山地，甚至养不活一头水牛。拿它与平桂县齐心送出去的那片山地相比，特征是“四更”：山更高、路更难、土更少、更偏僻。

叶黎新围着沙盘转，边转边骂守土有成的那任书记：“笨卵阶级。蠢猪。操你妈！”

黄敏心里想着明天的会，把解放军带到招待所之后又回来，正好听见叶黎新的咒骂。黄敏问：“明天的会……”

叶黎新一指沙盘：“就在这里开！”

常委扩大会光看沙盘就花了近一个小时。这些“父母官”算一眼看全了自己的治所。话题回到西部，如今已是异口同声：“哇，早十年划出去，该有多好……”

对于西部，叶黎新除了用伸缩式鱼竿点着那片山地复述了少校的话以外，又补充了四个与“九”有缘的数字：户均九十元以下的不动产，人均九十斤以下的自产粮，一年九个月饮水不能自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住茅草房。

县长接过鱼竿在西部上粗粗划一个圈说：“还有一个‘九’。百分之九十的乡镇干部驻村扶过贫。”

鱼竿像接力棒到了组织部长手里，他用鱼竿随意点着那些山峁。“还有一个‘九’。百分之九十的乡镇机关、干部子女中有父亲扶贫时出生的。为纪念这经历，男孩子有叫扶生、扶育、扶壮、扶强、扶归、扶来、扶功、扶忠的，女孩子有叫扶美、扶莉、扶菊、扶兰、扶芸、扶华、扶燕的。”组织部长表情肃穆地保证，“绝对没有假。全是汇报材料与干部登记表核实对证过的。”

叶黎新有几分悲壮地感慨：“我们再也不能照此老路走下去了。要不然，把我们‘扶完’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提出一个新设想，要把“四无地带”分两类：经过强化扶贫之后还有救的，这一类大都在“四无地带”的边缘。第二类就是世界银行的专家们说的“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那里的人统统要从那些地方搬出来。十前前不是没能抓住机遇把它送出去么，今天我们不要它了还不行么！再见吧，还给大自然。总而言之，要改变生存环境！

会议原则上赞成搬家方案，扶贫经验中就有异地安置的举措。搬家就得为那么多人家选个地方，以中国人现行的观念，一住下就得安居乐业，算新的故乡，计划着千秋万代的。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站向改变了。现在的人是面向城市背对自然站立的。人们择地而居的疏密趋向，太像稚童小手画的一幅太阳画：中心一个圆，环绕着这个圆涂上浓浓

的色，再往外一圈就淡了，边上画上若干道辐射线就是儿童眼里的天空。但这同时也就是地球上人们尽其所能选择的分布。在城市的四周哪还存在大片的荒芜之地？但扶川离县城三公里有一片上万亩的“浜地”却是个例外。

扶川土话之所以把这片地叫“浜地”，就是因为它相伴着一股反复无常的地下水。那片算得上辽阔的平地上，有六个直径大小不一的黑洞，像躺在地面上仰望天空的眼睛。雨季一到，就会有一股洪水涌动着从洞里冒出来，势不可挡地漫向四周，把这片地变成泽国。因此这地方便显得神秘了，冬天能走拖拉机的地方，夏天却有点像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软塌，还陷进去过大水牛。人们都不敢随便进去，尽管有很多的鱼随着水涌出，在夏天茂盛的灌木丛中游荡。有人曾经看见身长数丈的大蟒蛇如蛟龙一样在泽国中央嬉戏，高昂的头在水面飞快地划出一道白线，绞在一起翻滚时压出一片白浪花。民国初年撰写的县志上，这片地的名字叫“腾蛟”。近十年扶川县城的面积扩展了三倍半，却没朝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受这水的影响。一些年景它四月涨水九月干涸，水深不过尺。一些年景迟迟不见水出洞，忽然一夜已是惊涛拍岸，水深过人，四处横流甚至阻断了从旁边经过的通往省城的公路。最大胆的垦荒者就是把一大块地翻过，撒些菜籽，收一季冬菜了事。在寸土必争意识如此强烈的今日，也没有哪村哪寨对浜地提出过主权要求。

每一个县委书记的心中，都有几件秘而不宣的谋划。不说则已，一说惊人，追求的就是这效果。叶黎新早就看上了这片辽阔的平地。一靠科技，二靠实力，治区区一片水哪有搞不掂的。叶黎新说：“开发浜地吧。不仅安置的人多，与开发项目配套搬迁，还可以申请专项拨贷，一箭双雕。”叶黎新的话果然一鸣惊人。

“巡洋舰”率一支车队一直开到长满灌木和野草的浜地中心

区。脚下的地是坚实的，按历史的记录，大约再过两三个月，地下那股水就要出洞了。凌华带的这支队伍算是扶川的精英了，有土有洋，包括水文水利、建筑工程、土方大王、规划设计、计委、扶贫办，还有一些最谙熟关于这浜地传说的老人。他们要用最短的时间对这片浜地作一次彻底的勘查探秘，拿到最客观最详尽的材料，看到底能不能排涝。这么一大片地，百利一害就是那股水。只要能排水，这片地身价百倍。

扶川几乎还没有人这样想过。叶黎新他们拉开架势分片梳理之后，却发现这片土地结构也非常简单，除了荒草灌木，这片平整的土地上就是那几个溶洞而已，并无太多的神秘。他们一个个探，这些深井一样的深洞现在干燥而沉寂，底部全被乱石塞住，挂满水退时带人的枯枝烂草，像这样的石穴太常见了，只要地下气势磅礴的大水不涨上来。经过多少年的涨涨落落，六个溶洞之间的地表早已冲刷出很深很宽的沟壑相连，这就是天功所做的渠道。如排涝工程上马，这天功将省却多少土方？在场的“土方大王”连声叫绝。当这浜地失去神秘之后，人们就很容易发现了留在地面上的种种踪迹。比如水，就不是直上直下的涨落吐纳，水也有流动，深浅不一的沟痕从高向低走，在一座不高的山脊的根部钻进了一个山洞。叶黎新他们钻进了这个不能直腰的山洞，爬过两百米窄窄的缝隙后豁然开朗。一出洞，眼前就是一条山沟，白花花的石头上的冲痕证明不少水就是从这里走的。抬眼望，就可以看见那条南方的名河红水河了！

勘查的结果让叶黎新兴奋异常，这片浜地这股水，竟把人们蒙蔽得如此之深之久！

黄敏说有了这块地，叶书记已经保住了官帽的一半帽翅了。

叶黎新听了说：“你怎么狗嘴长不出象牙？你可以说山里有了好家园么！”话虽这么说，心里为这“绝活儿”得意之情却跑

遍满脸。规划设计一个农民新城的思路可以站住了，跟着这思路走的第一期工程设计图纸也很快地出来了。把渠道加宽加深取直伸延，把泻水山洞那段窄处炸开，这浜地不从此晾干了吗！水积则盈，一导一泻，这几眼溶洞的水哪够红水河吃的！

常委又开会讨论方案。为开发考虑，各部、委、办、局的头人全参加。会还在沙盘那里开，有了沙盘，扶川人好像变成了军人，不面对沙盘就心中无底。

常委们搬着手指计算时间。两个月完工，就抢出一年的时间。反之，大水一上来，责任状上的三年期限，就是白白流荒一年。但这一大笔钱呢？

县长说：“这项开发是突然插进来的，哪有准备？”

财政局长摊开双手：“扶川的财政是‘吃饭财政’，总得先保住干部职工的饭碗。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要分两次开支，先发教师，隔半个月再发其他的。这预算外的钱，难。”

再往下摆开去，国企不景气、农民手中的卖蔗白条一登场，会就成了诉苦会。

叶黎新在办公会结束之前突然说：“把今年的各种救济、扶贫的钱统统集中起来使用，先开工再想办法。我看少发一年救济，出不了大事！”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县长咬咬牙表态了：“我看行。现在，这些救济呀，补助呀，发得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了。被救济的，表情就像领工资一样，安然得很。有人作过总结：五十年代领救济，感谢共产党；六十年代领救济，真是救命粮；七十年代领救济，你们应该办；八十年代领救济，开始会说谎；九十年代领救济，他说啦晚了搞腐败你们不会这么慢！”

县长的话说完，气氛凝重的会上爆发出一言难尽的笑声。接着就是七嘴八舌的讨论，开了一天的会，这才有高潮。

计委主任说：“七十年代我当公社副书记，有个生产队递个报告，要求贷款三十元，买十五副牛绳。不批，他说就无法完成春耕任务！”

水电局长插话说：“当时就有人打过比喻，叫做‘国家出钱，农民种田’。从化肥、农药、喷雾器、农膜，大到手扶拖拉机、抽水机，哪一样不是国家白送的？！”

扶贫办主任忍不住了，鱼杆又到了他手里。他一连指了西部好几处，从“四无地带”的边缘深入中心。“八十年代扶植种养，我亲手送下去母牛一百头，山羊五百对。像当年土改分浮财，就这么白牵走了。有个合同，繁殖了小牛小羊归农户，母本父本还是国家的。说是送回来再转扶植新的贫困户，谁见过回来一只半只？”

工商局长说了他的一段经历：“当时规定，饲养过程中如果牛羊死了，要报告乡政府，经过检查验证才能从账上勾销。有一天我从村里返回乡政府，半路遇上个扶植户让我进去吃了餐饭，有几片肉。后来他就说他的牛死了，证明人是我。他说我不仅到了他家，还吃了死牛肉！”

又是一阵笑声，挺无奈的。

分管农业开发的罗副书记说：“现在你再去问，连一泡牛屎都不是国家的了！”

县长见火候差不多了，他用鱼竿敲敲沙盘让大家安静，结束了故事味很浓的“龙门阵”。他长叹一口气说：“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而我们这些人，就一定是‘笨卵阶级’了。扔在农业上的钱，根本他妈的就不叫钱！认识要统一，心中要有数，一定要顶住！”

叶黎新站起来，激动地拍着桌面说：“就是上访、静坐也要顶住。顶住一年就是胜利，就能换来一个新局面。”他转向黄敏